鐵立文起

鐵立文起序

鐵立文起凡四編一論文二論詩三論詞四論曲蓋文章之總持古今之統會也嗟夫今之士往往沉溺

八比中子史百家。不暇一覽。莊南華所謂拘於墟而篤於時。其人亦大可憐憫矣。有如王子懋公之望古遙集。著書等身。雷霆精銳

氷雪聰明豈非異人哉予
以文起及五經人物志評
註才子古文三書尤當嘐
立於千秋討亏之知㦖公
自甲子評註古文始猶未

見其人也。迨辛已秋。與遊黃海。見其凝心靜氣。爇然不屑。名下無虛信矣。即以黃山遊畧觀之。上下千年之識。縱橫萬里之才。具。見

乎辭。王子豈非異人哉今
者文起行世。經志卽相繼
以出。于喜其禪益弘多。遂
援不律以爲鐵立居羣言
之弁首。

康熙癸未陽月朔日京江

張玉書題於文瑞堂

序

余觀古今論文之書多矣子桓典論而下弇州巵言而上指不勝屈各傳於世顧於其間欲求一盡善兼

該者。而卒未之覩也。今乃見王子懋公鐵立文起。而後太息得未曾有。嘉惠學者於無窮焉。懋公於甲子秋。以評註才子古文名天

下。擬卽以文起與五經人物志並行乃遲之又久迄今凡二十年而文起始出嗟夫士衡文賦寥寥一篇猶且不可磨滅而況文起

裘非一狐之腋鼎爲九牧之金乎先是歲在乙亥新安宿儒黃白山時年八十有四見五經人物志而歎曰如此大胸襟大眼界大

本領大手筆鄙夫一見下拜猶恨相遇之晚也知言哉獨惜文起之鐫今不及見耳然經志爲識者跂望已久尚當速入公宇內以爲

五經之羽翼。

同郡梅鋗桐崖氏題於

獨坐軒

敘

易之賁。文有天人之別。至於革。文有炳蔚之分。大哉言矣。寧僅區區字句間云乎。雖然。卽以文辭論。亦未

易易矣。必也命世之才。曠代之識。博綜今古之學。而後可以權衡人物。司命文章。而無復有餘議。故爲之者與論之者。稱二難焉。予

謂爲文難。而論文尤難。夫盡一已之長。以見諸篇章。祗自成一家言可也。評著述之正變。集古今之大成。旣欲公聽並觀。又欲盡態

極工。使人各如已心所欲
出仍如鍾司徒書中有意
外奇妙。非復恒情可得而
測識。斯稱論文儘事矣往
覩摯虞流別。昌穀談藝諸

書非不輝煌前後而便覽者終有偏而不舉之遺憾焉今觀王子懋公鐵立文起遠爲往哲微顯闡幽近爲承學深思長計凡所以

裨益文事者無之不盡也故有體製以定其規模有家數以辨其源流有世次以敘其升降有羣書以著其博達有意匠以盡其變

化。吳延陵曰。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是之謂乎。楙公著書等身。美言可市。而顧以弁首屬予。則姑舉杜老語復之曰。豈有

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
江干云爾

康熙癸未仲春之吉知汀
州府事前會魁翰林院
庶吉士同學方停位齋

氏拜撰

鐵立文起序

瑯琊王之績懋公譔

向者甲子秋予評註才子古文行世序中已詳鐵立文起一書矣識者皆有不得遽見之憾故今可以不復備敘聊畧而言之

昔黃涪翁謂史家當觀史通文家當觀雕龍又曰文章最是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此皆老成典型語也予以雕龍修飾詞章未能淋漓委曲暢所欲言非獨傷於文而其

體亦不備。自西山正宗後則無如吳文恪文章辨體徐魯庵文體明辨借其持論不無千慮一失。而文章極致。猶多未盡。於是思覓一毫髮無憾之書以為導師。而卒不可得。為之鬱鬱不樂

者久矣。乃發憤合采二書。於諸小序片言不遺。删其重複。正誤補闕。以歸於允當。及觀他籍。有可以互相發明者。急爲手錄。如獲異珍。喜不自勝。如是者亦已積有歲時。猶未敢自以爲是也。

諸友借觀咸曰是誠毫髮無遺憾矣。既而反覆省覽。或閒月或隔歲。終不能棄置。亦覺癢乎其可也。向之鬱鬱不樂者。今且得此而心曠神怡焉。嗚呼。國策有之。人事吾已悉知。所不知者獨

鬼事耳未嘗不笑其言之大而誇。今於論文何敢妄作此想。然而傾羣言之瀝液遡千載之風流。亦旣擇之精而語之詳。庶幾於藝文志文苑傳而外。別成一快事乎猶憶少陵贈李爲賦重

與細論文之句寓意深矣蓋杜之所謂細論即黃之所謂曲折其箴規微而屬望甚遠也愛屏書之以見古人之於文章深心如此後之人其亦可以知所從事矣

康熙癸未春日書

凡例七則

一是編論文。非選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錄。杜工部云。論文或不愧。于求之速也。而有志焉。

一古文辭選不勝選。讀不勝讀。兄將體裁辨明則揣摩綱領。範圍不過。亦昔人得訣歸來好看書之意云爾。

一是編雖不選文。必引證一二。使人了然于心。凡正變古俗諸體。奉如黑白無疑。

一是書盡取前言。以爲師友。原不欲自立一說。如搔癢者。貴以他手也。但其間議論或有所不足。則又

不得不稍以己意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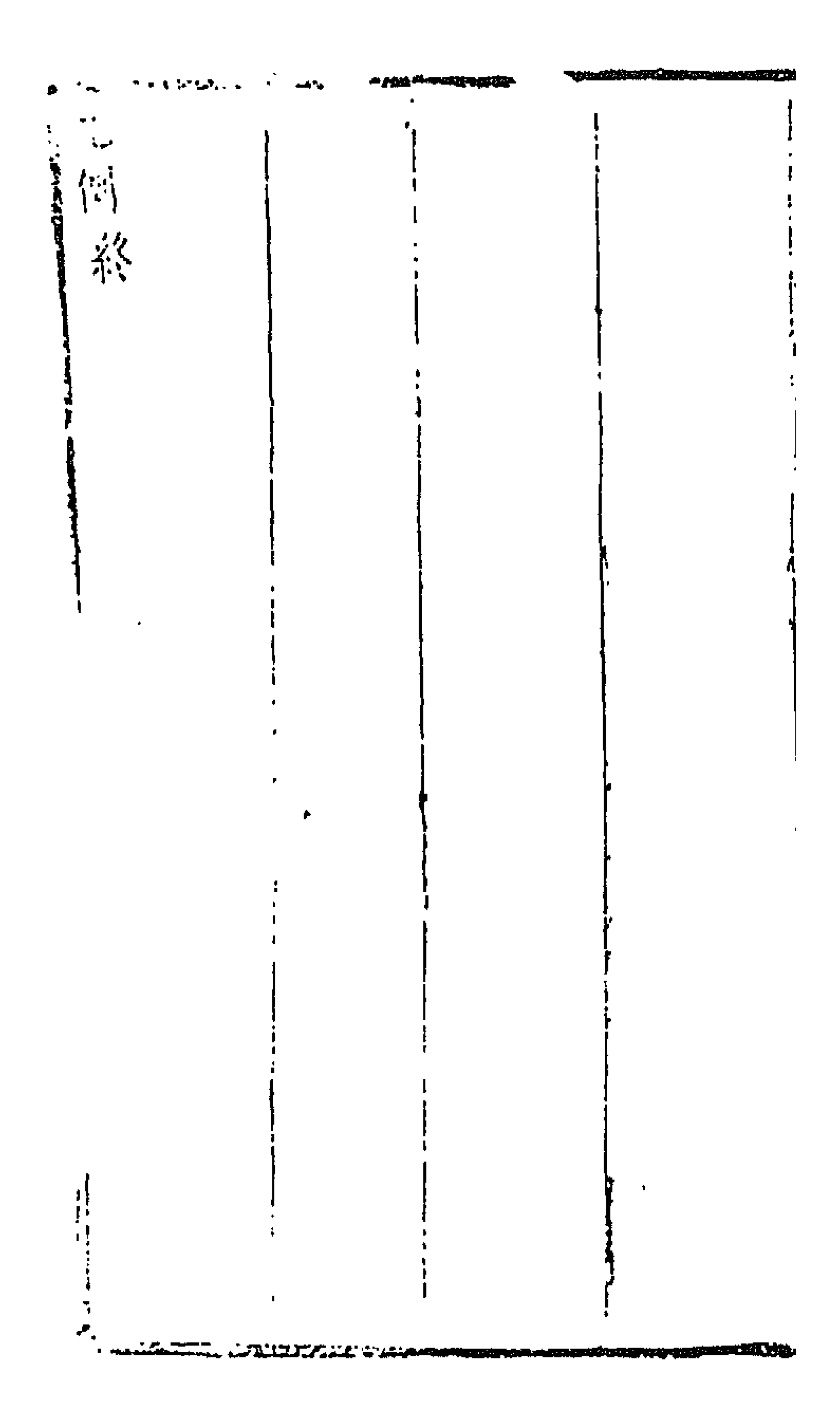
一 古今著作。文難於。詩。故先以是編問世。詩外有詞詞外有曲。又皆雅人深致。豈可藉口不求甚解。行即各爲一書。以資勝覽。此係二集。

一 論文初意。分類有五。首體製。次家數。次世次。次章旨。次意匠。頗覺詳悉無遺。第恐失之太繁。故各附大畧於體製內。餘俟三集。盡出所藏。以公同志。

一 文起有論文論詩論詞論曲四種。後三編即與五經人物志並出。惜卯子評註才子古文。版半湮滅。求歲重鋟。賤懲購求。他若李漢史。俠史。千古憾。至

性錄、名山大川集、明文蔚、江右人文、宛陵文選、[illegible]溪史。待詳註詩歸。經史須要諸書擬、皆次第付梓以就正　有道。

宛陵王之績懋公識於鐵立居



凡例終

鐵立文起目錄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泰訂

論題辭

論述

論傳

史傳

家傳

托傳

假傳

内傳

外傳

小傳

別傳

前編卷二

前編卷四

前編卷五

後事類

前編卷九

前編卷十

後編卷三

後編卷四

後編卷十

文起目錄終

鐵立文起卷之首

梅溪 王之績懋公
歙州 趙炘偉士 參訂

文體統論

昔石倉曰、古文時文無二理也秦漢之文無以異於今日之文也古之文也簡而質今之文也繁而無當古之文也序記傳贊之類各有根致今之文也不暇辨析祇成一論體古之文也是是非非義例甚嚴今之刻薄者隱譏誹闘葺者濫夸與而已矣

倪正父曰、文章以體製爲先精工次之失其體製雖

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

金石例曰。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贊銘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喻人無容。儀雖有實。行識者。幾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反覆難應。關鎖血脈。其妙不可以言盡。要須自得於古人。

文心雕龍曰。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記。則軌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工艷。此修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復契會

相參。節文互雜。辟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
王愆公曰。後漢劉熙成國。其著逸雅。中有釋言語、書
契、典藝、三則。予甚喜其有功著述。而語又不繁。因合
錄之如左。○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
成辭義。如文繡然也。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辭、敘也。
敘已所欲說也。說、述也。序述之也。序、敘、同。抒也。抒洩
其實。宣見之也。演、延也。言蔓延而廣也。讚、錄也。省錄
之也。○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述其美而敘之也。
銘、名也。記名其功也。○述其功名。使可稱名也。記、紀
也。紀識之也。○紀、記也。紀識之也。識、幟也。有章幟可

按、視也。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誓、制也。以拘制之
也。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佐也。噫、
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嗚、舒也。氣憤滿故發
此、聲以舒寫之也。思、司也。凡有所司捕必靜思忖亦
然也。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制、約勅封
候曰冊。冊、賾也。勅使整賾不犯之也。傳、傳也。以傳示
後人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
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
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頌、容也。
序、說其成功之形容也。誥、告、詔、昭也。人闇不見事宜。

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謚迹也物在後爲迹言名之於人亦然也諱布也布列見其非也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觀此則文旨皆了然於心矣安得侵以許字目之

王懋公曰逸雅既釋文矣何獨於章而遺之按六書精蘊云章樂之一成也字意從音從十條理自始而終也章與文同文也者其輝光也章也者其節奏也節訓止奏訓進取進止不越軌度之義於此可悟行

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正文家大章
法也章法具而後成文亦猶條理全而後成樂
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
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
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
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廸之者謂之訓爲其
人而告之者謂之誥郎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
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
之令時而戒之者勑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
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廢

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

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此文之異名也、○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

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漢蘇武李陵、沈佺期宋之問

事類賦、詔者照也。照人之暗。使見事宜也。誥者告也、告諭使曉也、敎者效也、言上爲下效也、令者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也。表者表也、思於內以表于外也。奏進也、騰表飾也、記之爲言志也、

或曰、約信曰誓。誓乎合用行序。序言如意曰書。如書也者、諭令

綜然門微。舒其物理曰序。發辨而答曰策。記其年代曰誌、纂其德行曰狀。喩美辭麗曰連珠。

曹子桓曰、大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

陸士衡曰、詩緣情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而綺靡、綺美華麗賦體物賦以陳事、故曰體物而瀏亮。劉亮爽朗碑披文以相質、碑以敘德、故質窮古而文冊之誄纏綿而悽愴、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愴銘博約而溫潤、序博文約箴頓挫而清壯、箴以訊刺得失、故頓挫清壯頌優游以彬蔚、頌褒述功美以稱爲美、故優游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抑平其詞通徹其意說雅容閒雅說煒曄而譎誑、

王懋公曰、銘欲其典溫潤。森非所貴。說亦論類也。何取於譎誑。凡君子立言。雖微物瑣事。必引而歸之義。

理以垂訓於天下後世則彼詭誕之說詎為乎來哉至於論詩而弭尚猗靡亦不能脫六朝人習氣蕭德施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荀卿宋玉）賈馬繼之於後（賈誼司馬相如）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咏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抑鬱之懷靡愬臨

[illegible]

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韋孟傅楚元王孫戊作詩以諷王四言自此始）降將著河梁之篇。（李陵別蘇武於河梁作詩五言自此始）又少則三字。（三字起夏侯湛）多則九言。（九言出高貴鄉公）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匡弼。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圖

像則讚興圖畫其形因而美之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符孚也、檄者敫辭意敫然明白也、弔祭悲哀之作。弔問也、悲傷痛之文、哀哀念之辭、答客指事之制。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八字之文。三言、漢武秋風辭、字、魏文帝樂府詩、入篇辭引序。篇猶偏、儞遊一章之事、辭術思、寄辭遣思、序、舒也、碑碣誌狀、碑、披也、披載其功美、碣、傑也、亦碑類、衆制鋒起。源流閒出。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王懋公曰、詩古文之體不一。皆範圍於五經。五經有。文有詩最爲完備。後世之予史集、詩詞曲乃其雲仍耳。今學者當以經爲體。而以史爲用。有用無體。則文甚不立。有體無用。則文境未窮。故韓昌黎嘗自謂約

六經之旨而成文而史亦稱南豐文章本六經程子又有觀史一字不輕放過之語雖不爲詩文說法文事要莫外焉誠能宗經而參以史氏之精華古今是非得失成熟於胸見之言語自然而有據施之筆墨亦俊而不纖所謂大家其在斯乎至諸子集則總在經史之下猶可綴也鍾竟陵又曰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證事取諸子以辨學取諸集以發文其言亦自問極可從

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

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不可無

劉彥和曰六經象天地効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其根百家騰躍終入環內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焉情深而不詭一也風清而不雜二也事信而不誕三也義直而不回四也體約而不蕪五也文麗而不淫六也○建言

修辭。辨覺宗經是以楚艷、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或曰、林蕭翁云、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風。捲、卷、而、坐。猶、覺、寥、寥、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餘。厥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子畫風之神也。如毛萇詩註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爲。詩。文。之。祖。信哉。

王弇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以詞要求附屬樂 是

傳、史、之正文也、曰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御、曰正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贊、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

與文恪文章辨體曰、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賦為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為古詩之變、詞曲（詞曲謂詩餘、及竹洸揚州枝之類、）為古樂府之變。西山文章正宗、凡變體文辭皆不收錄、東萊文鑑、則并載焉。

王懋公曰、論文之諸體。以正。變。古。俗。四言盡之。如體當敘事而用議論。則爲變體。體當議論而敘事。亦爲變。又正變二體外。復有所謂別體。要之別體中。亦有正、變之、異。至於文有散文、四六二體。則以散文爲古而以四六爲俗。非謂其文俗也。亦就其體言之耳。其他尚有不可以一言盡者。皆詳著各類之下。

王伯安曰、四六之工。工在裁剪。

王懋公曰、史稱隋文不喜辭華。詔天下。文翰。並宜實。錄李諤亦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

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故文筆日煩。其政
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搆無用以爲用也。而明高
帝亦嘗詔禁四六文辭、先是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
箋可爲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
表進。因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須爲天下式。諭羣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
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美。
而古法蕩然矣。近時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自今
凡誥諭臣下之辭。務從簡古。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
對偶。悉從典雅。嗚呼。今之以駢麗見長。聲偶爲美者。

使能取此二詔而思之。當亦自知其無謂而無復有文而不慚之弊矣。

王懋公曰。我朝詔誥詩有律絕。文有四六。皆襲世事。漢以前無矣。故古學駢儷非所重。而為之亦甚易。獨疑司馬涑水。嘗以不能為四六而辭神宗翰林學士之命。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此一事足稱聖主。然予嘗見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雖昔而然。然則非真不能為四六。亦心厭俗體耳。世文有四六工。而散文則不古。故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

王懋公曰、四六為今人所尚。畧舉杜詩言之可乎。如曰。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此當戒者也。如曰。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江間波濤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此當為者也。近見潘木厓詩序。少陵雄渾蒼深。體兼眾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為一家。要皆不講求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抒寫其性情。務為極言竭論。窮變盡妍。香山之詩務於盡。少陵亦未嘗不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而不傷其

以從人論文一段

不襲

高淡者。韻有餘也。又曰、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爲初唐諸子。句鏤字琢。比儷屬對之功。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凡爲偶體。必有此意。乃稱方家。歐陽文忠曰、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王懋公曰、文體以文論。又當以人論。體以補文體之所未盡。大率文以體立。以神王。魚非水不生。川非珠不媚。我不同人。人不類我。特立獨行。自爲一體而已。所謂文章有神。蓋謂己之神明耳。何以有此神明。實

學是也李北海曰學我者俗似我者死如徒寄人籬下則無體矣尚何文之可言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昌黎此言足起衰矣

沈君烈曰造物範人不曾以此而肖彼而則學士立言何若以我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閒鷗立海之體亦有凌轢波濤囚鏁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鬬蛟龍怒與之角而力不假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

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韶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之體。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爲鼓舞變化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眉目、人也。齒髮、人也。即肝腸支節、無不宛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新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體具而神不具。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懍懍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縱論文章之體矣。就尋常文之體。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

文也

鍾伯敬曰、士必平日博於讀書。深於觀理。厚於養氣。發而爲文。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不可强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積也。○吾願求予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

汪若文答陳謫公書曰、嘗聞論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求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

宜隱攢之最耗韓何可此亦人寧君恭道

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況他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狷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荊卿、輕生慕義。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雖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

其文或簡鍊而精覈。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發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放披其籓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嘗雜見於其中。郁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前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攝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先生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

合於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先生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

王懋公曰予向辨別詩文體製後有家數世次羣書意匠四類家數云何如汪彥章謂左氏屈原始以文

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所謂一代大作手是也又如昔人云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小人之言妄古今文章家能出此數者耶世次云何如昔人謂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詞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又曰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所以讀書不可不論世也羣書云何如漢人稱揚雄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

若夫學者既知文章體製而又博極羣書則多錢善賈有必然者猶患不能出人頭地哉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如宋呂本中云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有何干涉故論文而終之以意匠所謂運用之妙在一心兼兵法即文機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一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序

王懋公曰、概論詩文。當先文而後詩。專以文論。又當先序而後及他文。今人多首稱賦。此梁蕭文孝文選陋例。不足法也。予最喜李弘度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之說。而西山正宗。亦列、詩、賦、於、敘事、議論、後。誠以詩賦雖可喜。而其爲用則狹矣。今以賦作殿。爲其與詩詞相近。即與頌贊銘

篋諸用韻之文爲一類可耳。自古迄今。文。章。川。世。惟序爲大要。無先於此者。然其間亦不能無辨。宋陳騤氏謂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不知書序多謬。非孔子所作。論序之名。其始於易之序卦。予序之文則初見於子夏之詩序。我猶嫌後人訓詁。叙已。前孝。於此非末學敢議先賢。蓋衛文自不得不嚴。欲以爲萬世式。無可諱也。或謂詩序衛宏撰。而北之卜氏。今且置此勿論。若司馬子長之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詳矣。而各自有體。即其自敘。非序也。

彼自言列傳七十。今觀伯夷傳以下。凡六十九篇乃知所自敘言之。此。正。其自爲之傳。耳。而徐師曾文體明辨。顧援入序文內。誤矣。如以文章高下言。則昌黎韓氏之送召南東野。其律法所謂周公制作無容復議。今郎儼於辨文。又何關焉。

附陳騤文則大抵文士題命篇章。悉有所本。自孔子爲書作序。文遂有序。自孔子爲易說卦。文遂有說。自有曾子問哀公問之類。文遂有問。自有考工記學記之類。文遂有記。自有經解王言解之類文遂有解。自有辨政辨物之類。文遂有辨。自有樂論

體論適類、文選有論、自有大傳間傳之類。文選有傳。

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韓子諸作。庶有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徇人之失也。

明辨體、序、字亦作敍、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

事。以真氏皆分列於正宗之編。故今做其例而辨之。其敘事又有正變二體。至唐柳氏又有序略之名。則其題稍變。而其文益簡矣。今取以附焉。又有名序字序。則別附於名字說。

王懋公曰。序之體。議論如周卜商詩序。敘事如漢孔安國尚書序。變體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有謂序文。敘事者為正體。議論者為變體。此說亦可救明辨先議論後敘事之偏。

後序

序引在前。後序在後。

歎與一曰。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於時。如賈晁董劉之輩。皆發為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於以上為德。而下為民。炙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道經。作為訓故。授之其徒。以傳之於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所為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前聞。蓋晉宋之間。始漸靡焉。彼其撫時觸事。非不可以各見所志。而於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覺淡然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志乎大者。其為力難。志乎小者。其為力易。故一輩學人。其陋者固惟程文是殉。即稍知撰述

者不過矜異於衆不之間乎新於投贈之際以自遊已事而已吾甚慨夫古立言之月必非此非是以背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發此懷也

焦循州曰大凡爲浮屠作記序最要占地步措語有斟酌

引

王懋公曰引序之類也猶之弁言題辭耳近有援典引玄說者不知孟堅所作與楊馬封禪美新一類不得以引目之文選以入符命體良是至引之文吾甚愛蘇老泉送石昌言爲北使其敘述情悃與意氣之

盛。千載下。儼然如生。真不減史遷風調。或謂引非前賢留遺之章。謬矣

明辨曰。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漢班固作典引。然實爲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用己意耶。非以引爲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略如序而稍爲短簡。蓋序之濫觴也。

題辭

王懋公曰。題辭之文。盛於明。而臨川湯氏尤爲傑出。如南柯夢起句。天下忽然而有唐。牡丹亭記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語皆驚絕。應咏移。如清。

風之詩豈刪之

述

王懋公曰、文體有述。如近世祝枝山愛梅述之類。與序相去不遠。此外又有所謂述而爲行狀之別名者。與此絕異。

傳

王懋公曰、傳以史記爲祖。或謂左氏書、其傳之濫觴也。然皆隨人隨事散敘。故有其端而無其名。若合一人始終本末而次之。則自司馬子長始。予近欲將內傳分國類編。畧如國語。有可併者併之。顏曰、左氏紀

傳。又史記有本紀世家列傳三例。其實皆傳也。漢書不用世家而以紀傳括之。紀亦人主之傳。特因其人不同而所稱亦小異。其爲傳體之義則一而已。至以行文言。必謂前敘事後議論者亦太執。妙手以敘爲議。而使人但見其爲敘。以議爲敘。而使人并不覺其爲議。隨筆所之。神化萬變。尚何前後之拘拘耶。噫。能此者難其人矣。

辨體曰、太史公創史記列傳、盖以敘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

感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明辨曰、按字書云、傳者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

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學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

唐荊川曰、傳體前敘事。後議論。伯夷傳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濟寧居曰、敘事不帶議論。猶列頑山耳。文獨騰雲起霧。峯峯見奇。

初學集曰、吾聞之、古之人有史傳。無家傳。家傳非古也。用史家之法則隘。毀史家之法則濫。濫與隘。君子弗爲也。○瞿太僕之沒也、請余爲家傳。余直來其夫

節。無所遜

王懋公曰。史傳有正變二體。正如司馬遷管仲傳、司馬穰苴傳、平原君傳。信陵君傳、蘇秦傳。張儀傳。范雎傳。班固兒寬傳。范曄王丹傳、司馬遷扁鵲傳、變如司馬遷伯夷傳、孟子傳。屈原傳。范曄黃憲傳。家傳如歐陽修桑懌傳。曾鞏徐復傳。托傳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秦觀清和先生傳。此四例亦既詳且悉矣。然猶未盡其變也、他若黃帝內傳。漢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又有以別傳稱者。合之復得四焉。此亦

不可遺也。傳後必有論贊並用體。論曰者。散、文、議、論、也。贊曰者、四、字、句、贊、語、也。此亦不可不知。沈鵲山曰、俳諧之文。毛穎傳是也。此等文點綴易若。雅。雜。非。大。家。不。辨。袁石公曰、志已卒業、然諸傳非聞見其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倣班氏及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太平清話曰、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毖。皆。爲。墓。銘。不。然。不。類。其。人。

終